

為什麼要學唯識

／林雪紅

一、緣起

六、七年前，我在法光佛研所隨著鄭振煌老師學習《西藏生死書》，有一天老師從《法光雜誌》看到拙文〈煩惱平息〉後，對我說：「您要學唯識。」我知道老師看出我在行解上的不足，但是當時的我，只想要單純的以「阿含、般若、中觀、禪」系統趣向涅槃道，不想旁涉他系。因此，反問老師說：「為什麼要學唯識學？」老師只是淡淡的說了一句：「因為要了解『心』！」然後就轉身離去。

只是淡淡的一句話，可是我卻被震懾住了，一個人佇立在法光寺的庭園思惟甚久。素知佛法之高妙在唯識，我今卻因疏懶，而避重就輕。《華嚴經》云：「不能了自心，焉能知佛慧？」吾人的心理作用極其深隱複雜，難以覺察，若不確切明了心識作用，必定為外境所縛，如何能破二執、斷二障，趣入清淨涅槃，成就佛道？

常聽說唯識學是「甚奇希有，乃至微妙最微妙，甚深最甚深，難通達最難通達。」的難治之學。其結構嚴謹，卷秩浩繁，往往令人望之生畏。還記得當初在學唯識學入門書《大乘百法明門論》時，即困惑於那些既抽象又繁瑣晦澀的名相。甚麼淨色根、扶塵根？甚麼等流果、異熟果？甚麼性境、獨影境、帶質境？甚麼阿陀那識、菴摩羅識？不僅是其「造詞」令人費解，讀之味如嚼蠟，即便是聽聞善知識講解後，依然如墮入五里霧中，不知所來，亦不知所往。我不免自慚形穢起來，心想入門書尚且如此艱難，何況其他組織龐大，文辭古奧難懂的唯識論著？因此，學完了《百法明門論》後，便將其束之高閣。

此刻聽了老師的指示，回家後立即將于凌波教授所著《唯識學入門六記》捧出展讀，以我有限的唯識知識，配合聆聽老師的CD，於半年內略讀其中的《唯識三十頌》與《八識規矩頌》。

讀畢，雖知唯識深義，斷不是我這種初心晚學所能含英咀華，但是也隱約領略到一點唯識理。例如：唯識學的獨特理論——「唯識無境」凡宇宙人生萬法，一切有形、無形事物皆是「依識變現」的境（緣前塵落謝的影子），並無實物；「唯識」故非空，「境無」故非有，因謂唯識學為「非空非有的中道了義教」；阿賴耶識為眾生輪迴之所依，此識「恆轉如瀑流」；阿賴耶識種子生現行，現行薰種子；「五種性說」等等。

唯識學將吾人意識——表面意識（前六識）與潛意識（第七、第八識）對外境的解讀、覺受、思惟和反應，作科學性的分析，先讓我們明了心識如何運作，接著藉由修行，徹知一切外境皆不離心識作用（攝境歸識）。因此，只要清淨第八識無明種子，遣蕩遍計所執盡（攝妄歸真），即證圓成實性亦謂真如（攝雜歸純）。諸如此類絕對理性

縝密，而不談玄說妙的論點，讓我產生莫大的認同感。此外，一向深愛古文學的我，對於唯識學「文如鉤鎖，義若連環，字包千訓，辭含萬象」的文義特色，也十分嚮往，於是引生了一探唯識究竟的心。

五年多來，隨著鄭振煌老師在法光佛研所及台北市長官邸，學習唯識大意。除了循序研讀《百法明門論》、《唯識三十頌》、《八識規矩頌》與《解深密經》外，目前正在學習《瑜伽師地論》與《成唯識論》兩部大論。

二、玄奘大師與《瑜伽師地論》

漢地所傳的《瑜伽師地論》

（Yogacarabhumi-sastra）傳為彌勒菩薩所說，唐朝玄奘三藏（600—664AD）奉詔譯，共一百卷，是印度瑜伽行唯識學派

（Yogācāra Vijñānavāda）的根本大論。判為五分，以本地分為中心所在，說明十七地的境、行、果。此論並非佛法概論，而是全面詳盡、深刻而有次第的開示全體佛法。內容涵蓋大小乘，開示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修行的道次第，轉凡成聖的過程、條件與方法。完備介紹符合佛本意的修行，如同一張詳細的道次第地圖，行者若能循此路徑，則可避免歧途，趣證涅槃或大菩提。

玄奘大師因慨嘆眾師所論不一，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，莫可適從，故於西元629年西行印度，孤身涉險，歷盡艱難，目的即為學習總賅三乘學說的《瑜伽師地論》。於那爛陀寺依止戒賢大師學《瑜伽師地論》及十支論與義等唯識學說。返唐後，廣譯弘揚法相唯識經論，與上座弟子窺基建立了中國大乘八宗之一的「唯識宗」。

三、《唯識三十頌》與《成唯識論》

《唯識三十頌》是古印度大乘瑜伽行派創始人世親菩薩（320—400AD）所著，為印度瑜伽行唯識派主要論典，對中土亦有莫大影響力。世親菩薩以六百字闡述大乘唯識之妙旨，長行（解釋論頌）尚未及作即入滅。其後護法、安慧、難陀等十大論師各為《唯識三十頌》作釋論。

唐高宗顯慶四年（659AD），玄奘大師接受上首大弟子窺基建議，以護法論師學說為主，雜揉十大論師之義為一部，譯出《成唯識論》Vijnapti-matrata-siddhi-sastra。意思是成就唯識之義，無有加乎其上者。《成唯識論》是詮釋《唯識三十頌》最重要的論著。據云此論的價值甚至超越「六經十一論」，為學習法相唯識者不可不讀之論典。

四、元曉大師悟萬法唯識

韓國元曉大師，四十五歲時與義湘同伴，入唐想學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。走到兩國邊界時，見天色已暗，就在路旁土壩

一宿。半夜口渴，土窪邊喝水，還覺甜美。翌日天明一看，只見古墳骸骨四散，而嘔吐不已。本想速速離去，但因雨勢未歇，只好再宿一晚。睡到半夜就覺有鬼作怪，輾轉反側，難以入眠，因而有所感悟，曰：「前晚以為是土龕，因此心安，不見有怪。今夜知是寄居鬼鄉，便心生鬼業，可知『心生則種種法生，心滅則龕墳不二』。」

元曉禪師因了悟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；心外無法，胡為別求？」而返國，後來成為韓國華嚴學的一代大師。

五、唯識無境，解脫心中求

外境其實是心識的分別所構造；一切法都是阿賴耶識中的種子所變現出來，於心識外，並無實體的「我」或「法」。一切法，包括有為法、無為法皆是依托因緣而生起的「假有」，俱非真實存在，無自性空，故曰：「唯識無境」。

元曉大師因破我執、法執，斷煩惱障、所知障，了悟「一切法無我」，自此不受根塵拘滯，不受外境束縛。故不須千山萬嶺，萬嶺千山，芒鞋踏破，「始知空費草鞋錢」——解脫當於心中求。

註：唯識宗所依據的主要經典有「六經十一論」、「一本十支」及《成唯識論》。「六經十一論」以《解深密經》與《瑜伽師地論》為首。「一本十支」以《瑜伽師地論》為本論，其他釋論為支論，《百法明門論》為十支之首。

